

梅花碑

奥运冠军签名封

□阮振亚

巴黎奥运会闭幕了,我体育健儿实现了运动成绩和精神文明双丰收。同时,使我想起了10多年前收藏的一枚有两位奥运冠军签名的纪念封。

这是杭州市邮票公司在新世纪初发行的“祝愿北京早日圆奥运梦”纪念封。信封左角设计了一个绿色的火炬,燃烧着红黄相间的火焰。远方为北京八达岭长城和北京奥运会的标志,纪念封盖有一枚祝贺北京申奥成功的纪念邮戳。右上方贴有两枚邮票:一枚是面值20分的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成立100周年纪念邮票,图案有阿拉伯数字“100”、五环标志及延伸出的五彩运动色带,这是我国首套采用电脑设计的邮票;一枚是面值60分的“21世纪展望”纪念邮票,这是这套纪念邮票的其中一枚,这套邮票共8枚,原作者是8位儿童。我觉得,两枚邮票贴得很有水平,深色的一枚贴在最右边,和左下的火炬起到呼应作用。



此封的设计者是我的朋友方群辉,一位著名的设计师兼画家。而我收藏的这纪念封,上面还有两位奥运冠军的签名;左上是孟关良的签名,潇洒飘逸;中下方是占旭刚的签名,沉着稳健。大家应该都熟知这两位浙江籍著名运动员。

孟关良出生于浙江绍兴,中国皮划艇静水项目运动员。2004年8月,雅典奥运会上夺得男子双人划艇500米金牌,是中国选手在皮划艇项目上夺得的首枚奥运金牌;2008年北京奥运会中,卫冕男主500米双人皮划艇冠军。

占旭刚出生于浙江开化,中国著名举重运动员。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上夺得70公斤级别举重冠军。2000年悉尼奥运会上勇夺77公斤级冠军。他是中国举重第一个连续奥运会夺得冠军的运动员。

这枚纪念封,是有故事的。我一直爱好收藏名人签名封。2010年1月,在报上见杭州庆春广场民间文化跳蚤市场开业的消息,便抽空在那广场的摊位前转转看看。在一个邮品摊位上,见有不少纪念封在卖,问了价格,不贵,便挑了部分书画家的签名封,其中就有这枚纪念封。当时信封上只有孟关良的签名,大约一个多月后,我的一位爱好书画的朋友来看我,谈话中说起此枚纪念封,他说,交给我吧,我跟奥运举重冠军占旭刚熟,请他给你也签一个名。又过了一段时间,他兴冲冲拿来了有占旭刚签名的信封。

这枚奥运冠军签名纪念封发行至今已20多个年头,到我的手上也已13年了。每每看到这枚纪念封,我就能感受到一种热爱体育的激情!



奥运选手潘展乐游泳夺冠,温州掀起游泳热议。新中国成立后,党和政府重视体育事业,游泳更得到了飞速发展。温州游泳通过一代代体育人的艰苦奋斗,聚沙成塔,终于成就闻名的“游泳之乡”。这是1956年温州游泳队在省游泳运动会夺冠后的合影,中排左4是我的父亲陈胜利(17岁),曾获省运会蝶泳比赛第二名。中排左二是全国侧泳冠军王家恩,后排左二是著名教练陈剑岳,前排左二的小选手,是时年7岁的张中登。

□陈中/供图

暑夏有粥是清欢

□应辉景

吃粥的地方,隐藏在青宁巷里。薄暮时分,便闹热了。三三两两食客纷纷而来,粥铺开始忙碌。缓缓夜色,巷子里铺满熟悉的温热与烟火。

拣个空位坐下,喝一碗粥,也是一种小小气场。曾有一温州同学连夜驱车回平阳,只为喝碗粥过瘾。从此,念念不忘。

倏地想起韩少功一段话:我想起多年前自己在乡村看到的一幕,当太阳还隐伏在地平线以下,萤火虫也能发光,划出一道忽明忽暗的弧线,其微光正为黑暗而分外明亮,引导人们温暖的回忆和向往。

记忆中,小时候,夏热,南风细。外婆是个很会煮粥的老太太。每到农历七月,新鲜早粳米刚晒好归仓,圆润亮白如珍珠。粳米加以糯米掺和,则更为绵软和胃。食物与季节环环相扣,往往勾勒出更多美好福泽。

午后两三点,外婆开始将淘洗好的米放进铁锅,用柴火慢慢熬煮。灶膛里红红的火光欢快跳跃着,豆大的汗珠挨着两鬓。外婆一手摇着蒲扇,一手慢慢递进一截木头。一大锅粥,往往可以消磨下午的大半时间。

很快,锅盖边开始“扑哧扑哧”冒出零星泡泡。空气中,淡淡米香开始晕染开来。外婆起身,掀起锅盖,用木勺来回简单翻转一番,白色烟雾缭绕升腾,像舞女轻薄裙幔。再盖下锅盖,这时的柴火则更温顺些,粥味似乎愈加浓郁。一连串泡泡始终乐此不疲在锅盖边起跳。

半小时后,柴火渐熄。开锅,匍匐着一层丝绸般的浮膜。好几回,我不忍心破坏这装在锅中的自然精品,又薄又瘦的画面似微波荡漾。那时粥品颇为简单,大都时候是白米粥,或是辅加以绿豆、红枣、番薯、蜜枣之类。盛粥的碗,自然是要大的,这样凉得快。粥热,外婆总会提醒我们从碗边开始借勺子慢慢刮来,左一圈,右一圈,很快就见了碗底。小孩们笃爱辅加甜味,诸如蜜枣粥之类的,舔唇咂嘴,大快朵颐。

一碗粥,足以慰藉天地间所有蒸腾的暑气。穿堂风吹来,浓绿的夏晚,愈显得软滑、清凉。

我还记得,清淡白粥,最经典的小菜莫过于外婆自己腌制的咸鸭蛋。对半切开,瞬间滋着一股香喷的橙黄流油。小孩子不会去比大小,而是全身心瞄准哪一半蛋黄更多。还有一种叫巴浪鱼干(方言熟扣)的小菜,整条去骨,撕成条状,越嚼越香,韧香味浓。淡墨色鱼肉配白粥,厚味鲜美。

文学作品中,对粥的描述,也是津津乐道。《红楼梦》中,薛宝钗擅美容养颜,在她的每日粥品中,可见一斑。“每日早起,拿上等燕窝一两,冰糖五钱,用银吊子熬出粥来,若吃惯了,比药还强,最具滋阴补气。”燕窝是美容养颜上品,属“八珍”之一。一碗燕窝粥,淋漓描摹了上流社会妇女奢华的图像。

资深粥客,莫过于北宋文豪苏东坡。他喝了豆浆和无锡贡米熬煮的白粥后,文思泉涌,诗兴大发,留下了“身心颠倒不自知,更让人间有真味”的千古佳句。在另一首诗中,苏东坡说:“五日不见花猪肉,十日一遇黄鸡粥。”足以说明他对粥的偏爱。他在给友人的信中写道:“夜饥甚,吴子野劝吃白粥,云能推陈致新,利膈益胃,粥既快美,粥后一觉,尤妙不可言。”文豪对粥赞誉有加,分外推崇。

后来,我发现善食粥者,同样性情温顺良善。如今八十八岁的外婆,依旧生活自行料理,早晚两粥,不亦乐乎。食物与人,大抵也藏有深刻智慧与美妙境遇吧!

外婆爱粥,母亲与我其实也不例外。近些年来,我也会三天两头煮制各种小粥。橱柜里,挤满各种米、各色豆、各类果干,随手可配搭。往往在晚饭后,各取一小撮浸泡,待入睡前,放入砂锅,调制小火熬煮,米豆相融,色泽俱佳。晨起,粥气扑鼻,满屋氤氲着热腾,仿若置身香甜梦境。

天热。明天继续煮粥,喝粥去。

银杏树

小白菜

小黄鱼

□朱国良

江南多奇树,白果树便是一种奇特的树。再要不了多少天了吧,它不仅会成了秋天浓彩重墨的一道美丽风景,它的果实也会以香糯糯略带一丝丝苦味,讨人欢喜。在我小的时候,做点小生意的人,是沿街串巷叫着卖的,历史的诱人回声还在耳边呢!

说来这白果树恐怕也能与出土文物媲美的了。白果树,学名叫银杏树,它在200多万年前第四纪冰川大劫难中留了下来,成了植物中的“活化石”。据说在原子弹投落的广岛废墟上,最先吐绿的就是这种银杏。郭沫若曾有《银杏》一文,礼赞这一“东方的圣者”。在民间,它还有一个很有意义的土名——公孙树。这是因为这种树长得慢,结果也不容易,往往是爷爷这一代栽下树,要等到孙子这一代才可能有果子吃呢!

而一般的果子,见效就快了,“桃三李四杏五年,栽树十年可成材”。这是自己种树自己摘果——现实的。如果嫌这还慢,那么种小白菜则更快,差不多个把月时间就能尝新。君不闻,“雨后小白菜,天天长身材”么。

种树植苗,有一个眼光问题。都求小白菜种收之快,恐怕我们永远也吃不到好果子。许多时候,小白菜要种,但也要种桃李和种银杏的气魄和目光。急功近利,坐收眼前,图一时之快,为一己之利,这实是眼光不远、行为短期。而小白菜毕竟生活少不了它,吃腻了大鱼大肉,更少不了它的清淡爽口,荤素搭配,健康增寿。

银杏树,种的是远见卓识;小白菜,种的是眼前实惠。栽树种菜如此,养花莳草如此,为人处世亦如此。为后人考虑,想得长远些,是重要的、必要的。我们不能“画家不知渔家苦,笑作寒江钓雪图”,不可“新浦新柳三年大,便与儿孙作屋梁”。《增广贤文》中说:“但存方寸地,留与子孙耕”!

说了树和菜,我又试着用一根线,把鱼也串在一起,不知是否有些牵强附会,反正是信手写来,胡侃一通吧。记得科普资料介绍说,每周吃点海鲜对身体有好处。当然痛风者例外。记得小时候,黄鱼之类海鲜,那真不是奢侈的东西,比肉还便宜。如今这东西身份高了,但市场上小黄鱼却多,每每提篮小买,发觉500克黄鱼竟也有10多条。当然,这些黄鱼以养殖的为多。但我还是会吃着吃着,会留下一份思考。

记得40多年前吧,报纸上有“一斤黄鱼20条”的报道,意在抨击竭泽而渔的行为。倏忽许多年过去了,这500克黄鱼还有10多条,这也说明还有一些人只图眼前利益,不管长远之谋,特谓之“小黄鱼”现象,也算是一个特定的名词吧。

公孙树、小白菜和小黄鱼现象,是对识见、胸襟和格局的体现,提醒着我们要站得高、看得远一些。我们应该乐意去多种公孙树,让后人能多吃到银杏果,也让子孙后代获得更多的“大黄鱼”。

